

中国佛教简史

中国佛教简史

黄忏华著

弁言

曩尝应商务印书馆之囑、编辑中国文化篇幅所限、致不克多所考校、多所阐发、因有意草较巨之中国佛教史稿、作辍数载、得三十余万言、然距成书尚远也、法尊苇舫二法师、复囑为汉藏教理院、编辑中国佛教简史、供教科之用、重遵其请遂成此书、而篇幅较曩编愈狭、其於考校、於阐发、更无回旋之余地、所不待言、第将中国佛教之史实、作粗枝大叶之叙述、俾学者得其轮廓、供研究佛典之参考而已、非敢语於述作也。

一九四四年五月

黄忏华识

跋中国佛教简史

忏华居士 於其三十余万言去成书尚远之中国佛教史原著中 摘
略为才五万字之简史 固已大是不易 然处今艰屯之会 刻印綦难
愈简愈妙 乃商得同意 允余於其考证援引重复处 再删削之 虽又
减去十之一二 窃幸於所著史实及匠心 无何变失 乃付之汉藏教理
院刻经处

一九四四年六月七日

太虚识于缙云深处

中国佛教简史

目 录

第一章 佛教初传入中国之年代

佛教以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传入中国说 永平以前佛教已传入中国说

第二章 汉末之佛教

佛典翻译之开始 安世高与支娄迦讖

安世高支讖同时之译师 汉末对於佛教之崇奉

第三章 三国时代之佛教

魏之佛教 此土出家讲经与西行求法之始 吴之佛教与支谦 蜀未

有佛教

第四章 西晋时代之佛教

竺法护之译业 竺叔兰与放光般若 帛法祖与老子化胡经 密宗

之端绪 西晋时代对於佛教之崇奉

第五章 东晋时代之佛教

佛图澄 弥天释道安 庐山慧远 佛驮跋陀罗与六十华严 法显

西行 苻姚二秦之佛教 禅教之学 旧译时代之大家鸠摩罗什法

师 律典之翻译

第六章 南北朝时代之佛教上 南朝与佛教

宋代之译业 南本涅槃与涅槃宗 齐高帝武帝与佛教 梁武帝与

佛教 禅宗初祖菩提达磨 梁初东来之外国沙门 真谛三藏与摄

论之开宗 天台宗之二祖慧文三祖慧思 大成天台宗之智者大师

第七章 南北朝时代之佛教下 北朝与佛教

昙无讖与大涅槃经 第一武之厄 十地经论之翻译与地论之开宗

菩提流支 勒那摩提 佛陀扇多 四分律之开宗 宣武帝朝之佛

教 昙鸾与净土之开宗 第二武之厄 佛化之微开与菩萨僧之创制

第八章 隋代之佛教

中国佛教全盛之时期 文帝之再兴佛教 净影慧远 异军特起之

三阶教 添品法华经 炆帝之归依佛教 大成三论宗之嘉祥大师
第九章 唐代之佛教

高祖与佛教 太宗与佛教 高宗与佛教 华严宗之第一祖杜顺
第二祖智俨 道绰之净业 大成净土宗之善导

新译时代之大家玄奘法师 成立法相唯识宗之窥基大师 淄州慧

沼 濮阳智周 四分律宗三家与大成四分律宗之南山律师 禅宗

五祖弘忍 牛头法融 实叉难陀与八十华严 大成华严宗之贤首

国师 菩提流志与大宝积经 义净法师 南能北秀 嵩岳慧安

青原行思与石头希迁 南岳怀让与马祖道一 竖立南宗顿悟法门

之荷泽神会 一宿觉 南阳慧忠 纯密之弘传

善无畏及一行 中国密宗之初祖金剛智 大成中国密宗之大广智

不空 净土法门之异军慈愍三藏 玄宗与佛教 中兴天台宗之荆

溪湛然 中兴华严宗之清凉澄观 圭峰宗密 第三武之厄 宣宗

之恢复佛教

第十章 五代之佛教

禅宗五家 自百丈怀海至临济义玄 汾山灵祐 与仰山慧寂 洞山

良价与曹山本寂 雪峰义存与云门文偃 自玄沙师备至法眼文益

吴越之佛教 钱俶与佛教 天台教典之复还中国 永明延寿 一

宗之厄

第十一章 宋代之佛教

北宋佛教之隆盛 太祖之兴隆佛教与雕刻藏经 太宗之崇尚佛法

太祖太宗两朝东来梵僧 宋代之译业与天息灾施护法天 宋高僧传

真宗之继世译经与法护译业 仁宗与禅宗 徽宗之罢佛兴道 南

宋之保护佛教 禅宗五家之隆替与默照禅看话禅 省常之净业 台

宗山家山外之争 四明知礼与孤山智圆 华严宗之复振 律宗之会

正资持二家 法相宗在宋初之概况

第十二章 元代之佛教

元代之崇奉喇嘛教 临济宗之中兴 诸宗

第十三章 明代之佛教

太祖之维护佛教与监督僧人 僧官之设置 佛典之阐扬 明代之厚

遇喇嘛教 南藏北藏 禅宗与净土宗之隆盛 云栖株宏 憨山德清

灵峰智旭 紫柏达观与方册大藏之创刻 法相宗之余波

第十四章 清代之佛教

清代之崇奉喇嘛教 顺治雍正二帝之归依禅宗 龙藏 清诸帝对於

佛教之禁约 禅宗及五宗原之波澜 南山律与梵网菩萨律 天台

宗 华严宗 净土宗 复兴中国佛教之先导

中国佛教简史目录终

第一章 佛教初传入中国之年代

八

佛教以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传入中国说 此说散见于世典之后汉纪（晋袁

宏撰）、后汉书（南朝宋范曄撰）、资治通鉴（宋司马光撰）、及佛典之历

代三宝记（隋费长房撰）、佛祖通载（元念常撰）等书，兹录佛祖统记（宋

志磐撰）之文如左。

七年帝梦金人丈六，顶佩日光，飞行殿庭。旦问群臣，莫能对。

太史傅毅进曰：臣闻周昭之时，西方有圣人者出，其名曰佛。帝乃

遣中郎将蔡愔、秦景、博士王遵十八人，使西域访求佛道。

十年蔡愔等於中天竺大月氏，遇迦叶摩腾、竺法兰，得佛倚像，

梵本经六十万言，戴以白马达洛阳。腾、兰以沙门服谒见，馆於

鸿胪寺。十一年，敕洛阳城西雍门外，立白马寺。摩腾始译四十

二章经。藏梵本於兰台石室，图佛像於西阳城门及显节陵上。（佛

祖统记第三十五）

近代佛教史家，因关于汉明求法事，其年代、其所遣使，其使所至地

、其使所为、有种种异说，莫衷一是，至疑及汉明是否有求法一事，腾兰是否实有其人。然此汉明求法一事散见群书，东晋初年后赵石虎之著作郎王度，已有一「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等语，（见高僧传卷第九竺佛图澄传）可见流传已久，固不能遽武断为全属子虚。至史实之互有出入，或以佛教甫入中国，传闻不详，遂致异辞耳。

永平以前佛教已传入中国说 亦有谓永平以前，佛教已传入中国，此复有种种异说，如秦始皇时室利防等赍佛经来化说，霍去病讨匈奴获金人说，张骞闻有浮屠之教说，刘向校书天禄阁见有佛经说，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说、楚王英为浮屠斋戒祭祀说、此诸说中间，有一二说，如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等，可视为永平以前佛教已传入中国之迹象，其文如下。

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魏略作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魏略西戎传〔见三国志魏志卷三

十裴松之注〕及魏书志第二十释老十）

然俱为片断之史料，与后此之中国佛教，固无何关系也。而明确之中国佛教史，则发端於汉明帝永平十年以后八十年之安世高、支娄迦讖时。

第二章 汉末之佛教

佛典翻译之开始 中国佛教史，以佛典之翻译为发端，而此翻译事业，始於安世高、支娄迦讖。曩昔佛教翻译事业，多推本於迦摄摩腾、竺法兰。以现行之四十二章经、为所译之中国最古佛典。然四十二章经，有云摩腾於月支译写，有云摩腾於白马寺翻出，有云摩腾共法兰译、有云法兰译、其文体模拟道德经、孝经。道安所撰综理众经目录，复不载此经（见出三藏记卷二）。以此经殆道安（东晋）以后、僧祐（齐梁间）以前人作。故出三藏记始记载竺摩腾译写此经始末，且有「古经现在莫先于四十二章」说也。（汤史考四十二章汉末已行）是故即使腾、兰实有其人、东来实有其事、四十二章或亦仅传口说，而中国之佛典翻译事业，不得不以安世高为开山矣。

安世高与支娄迦讖

安世高、名清、本安息国之太子，让国与叔，出

家修道，博探经藏，尤精阿毗昙学，兼通禅经，以东汉桓帝建和初（西元一四七年）来洛阳，至止未久，即通习华言，于桓帝建和二年至灵帝建宁四年（公元一七六）二十余年间，译出安般守意经等。于洛阳宣译事毕，乃振锡江南，寂年不明。高僧传称其所出经论，「义理明析，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道安谓「先后传译，多致谬滥，唯高所出，为群译之首。」

支娄迦讖、亦简云支讖、月支国人，以桓帝永康元年（西元一六七年）来洛阳，于灵帝光和中平十余年间，译出般若道行经、般舟三昧经等。又有阿闍世王、宝积等数部，译者失名，道安云似讖所出。高僧传称「凡此诸经、皆审得本旨、了不加饰。」

安世高所译经，出三藏记作三十四部四十卷，殆皆小乘。历代三宝记、作百七十六部百九十七卷，加入大乘经颇多。支讖所译经出三藏记作十四部二十七卷，中五部佚，余九部皆大乘。历代三宝记、作二十一部六十三卷。开元释教录、作二十三部六十七卷，缺失者十二部，

中一二部，似属小乘。而依古录，则世高所译，多属小乘，出四阿含中者居多，如四谛经，即中阿含之分别圣谛品也。支谶所译，殆皆大乘，华严、般若、宝积、涅槃、皆有抽译，如般若道行品经，即大般若第四分内之三十品也。

安世高支谶同时之译师 安世高支谶，为佛典翻译初期之两大师，同时尚有竺佛朔、安玄、支曜、康孟详、康巨等译师，相继自天竺、安息、月支、康居诸国赍佛经至洛，广事宣译，而国人任笔受者；则有孟福、张莲、严佛调。梁高僧传称安侯（安世高王种西域宾旅皆呼为安侯）都尉（安玄以功号骑都尉）、佛调之传译、号为难继。

汉末对於佛教之崇奉 汉末之佛教，翻译既盛，崇奉遂兴，史称桓帝尝於官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又称桓帝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此帝王奉佛之始，史又称献帝时，丹阳人笮融，在徐州大起浮屠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绣，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此士庶奉佛已著者。

第三章 三国时代之佛教

魏之佛教 佛教初传入中国之事业，其在汉代，为翻译经典，其在魏代，为弘传戒律。魏都洛阳，承东汉之余绪。废帝芳嘉平二年（西元二五〇年），中天竺沙门昙摩迦罗来洛阳，於白马寺，译出僧祇戒心，即摩诃僧祇律之戒本，更请梵僧，立羯磨法授戒。是为此土有戒律之始。废帝髦正元二年（西元二五五年）又有安息沙门昙帝来洛阳，於白马寺译出昙无德羯磨，即昙无德部四分律之受戒作法。天竺沙门康僧铠，亦以嘉平之末来洛阳，於白马寺译出郁伽长者所问经等。又龟兹沙门白延，以废帝髦甘露三年（西元二五八年）来洛阳，於白马寺译出无量清静平等觉经等。

此土出家讲经与西行求法之始 自汉末以来，西土沙门之东来译经者，不一而足（汤史考严佛调出家疏经为尤早），而此土沙门之西行求法，则自朱士行始。士行颖川人，少怀远悟，脱落尘俗出家已后，专究经典。尝於洛阳讲竺佛朔译道行经即小品之旧本，觉文意隐质，诸未尽善。

誓远求大品。遂以甘露五年发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阆，果得梵书正本，遣弟子弗如檀等，送至洛阳，是为放光般若。士行遂终於于阆，年八十。是为本土沙门西行求法之始。亦出家讲经之始。

吴之佛教与支谦

自汉末以来，佛教流布於中原，洎清信士支谦入吴

，始达江左（阆泽答吴王问，孔老率天，而诸天奉佛，此可见佛之尊于孔老，阆又舍宅为寺，即今慈溪普济寺云）。谦为安世高支谶以后之译经大师，而支谶之再传弟子也。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祖父法度，以汉灵帝时，率国人数百归化，故谦实生于中国。支谶有弟子曰支亮，谦从亮受业，是为三支，当时称「天下博知、不出三支。」谦博览经籍，莫不精究，世间艺术，多所综习，遍学异书，通六国语。献帝末避乱入吴，吴大帝孙权拜为博士。谦以大教虽行，而经多梵文，未尽翻译之美，乃广收众经旧本，译为汉语，先后译出维摩诘、大般泥洹、法句等大小乘经数十部，辞旨文雅，曲得圣义。其后吴赤乌十年（西元二四七年一作赤乌四年），康居沙门康僧会来建业，设像行道，权为建寺，以吴地始

有，号曰建初，会於寺译出六度集经大品等。又注译安般守意、法镜、道树等经。并制经序。同时天竺沙门维祇难，以吴黄武三年（西元二二四年）来武昌，译出法句经等。

蜀未有佛教 三国时西蜀未沾法雨，故历代三宝纪等，唯有魏吴录。

第四章 西晋时代之佛教

竺法护之译业 安世高支谶为汉末之译经大师，支谦为三国时代之译经大师，而西晋时代之译经大师，则与支谦同出月支之竺法护也。法护、梵名昙摩罗刹，其先月支人，世居敦煌，八岁出家，为外国沙门竺高座弟子，遂称竺姓，随其师游历西域诸国，遍学三十六国之语言文字，晋武帝泰始二年（西元二六六年）、大赍梵本贤劫、法华、光赞、等经而还，自敦煌至长安，后入洛阳，又之江左，沿路传译，未尝暂停，自泰始中，四十余年，译出光赞般若、维摩、正法华、无量寿、十地、大哀、般泥洹等经。其所译经典之部数，出三藏记作一百五十四部三百九卷，高僧传作一百六十五部，历代三宝纪作二百十部三百

九十四卷，开元释教录作百七十五部三百五十四卷，卷帙之富，时罕其匹，是故出三藏记赞曰：「孜孜所务，唯以弘通为业，终身译写，劳不告倦，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又道安曰：「护公所出，纲领必正，虽不辩妙婉显，而宏达欣畅，特善无生。」护所译经论，大乘为多，亦稍有小乘，藏中现存大乘经六十余部，小乘经二十余部。助其译业者，有清信士聂承远及其子道真等。护寂后，真独译出无垢施菩萨分别应辩等经。

竺叔兰与放光般若 初弗如檀等送般若梵书正本，还归洛阳，后至陈留仓垣之水南寺。时河南清信七竺叔兰，本天竺人，博究众音，善於梵汉之语。又有于闐沙门无罗叉，稽古多学。乃以惠帝元康元年，共译出之，称为放光般若。至太安二年，沙门竺法护寂，检取现品五部并梵本，与叔兰更共考检校写，迄永兴二年，始为定本。叔兰后於洛阳，自出异维摩诘经、首楞严经、其本并阙。

帛法祖与老子化胡经

惠帝时有帛（一作白）远字法祖、河内人，少出